



鮎埼亭集卷二十九

論

孫武子論

眉山蘇氏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于魯破齊用于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為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為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

鄞全祖望

紹衣

其斬寵姬之誣蓋即于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為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于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已落其何以賀戰勝也固已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冀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償于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雞立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于亂于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恤也

晉是以能繼霸况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于越之乘于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穢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為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勝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坐失其機勝者未必皆妙筭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真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

詳焉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于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偽為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 平原君論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于長平太史公以為利令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所必爭興王定霸必先形勝之區大行天下之脊而上黨最為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時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于趙猶密故蘓厲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場之西皆非趙有而樊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即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陵嘗極言于魏謂宜通上黨于共甯以為三晉計然則魏尚知之而况其近于魏者秦之所以得必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為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即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曠知其無能為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為馮亭所笑也况

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孱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伏大傾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于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于渑池之會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下其斷瞳子白黑分明以下其明視瞻不轉以下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撓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二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以能破墨守乎趙兵深入乃兵家之所深忌

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釁隙形焉是後勝而秦人誦六國之從一時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為嫁禍彼亦復何憾于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洞然見兩將之才如寘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議之至于兼金既施反間遂成其于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為事而豈知規撫天下固非惴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為中是所謂耳視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于易將而

至于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之唐末乎并汴虎視無歲不確聞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 四皓論

溫公修通鑑其于四皓僅取說建成侯呂澤之之語而謂其餘見于史記者為誣朱子以為不然全子曰溫公之見是也高祖之在位也日不暇給其求賢之語不遇曰天下賢士大夫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而已斯其言甚陋且撫求賢之真意而謂吾求公數歲公避遜我其為處士張大之詞故不必問且留侯既知四人之足以安太子則當高祖擊黥布時謂子房雖病為我疆

卧傳太子是時四人已在東宮留侯何不竟言于上曰太子尊賢禮士天下歸仁如陛下所不能致之四人且來從之陛下委以保傅之任必能調護元良奠安關輔如是則太子自安又寧待高祖破布還愈歆易太子而始見此四人者何其遲而拙也四人既為太子出也商山之芝比諸小草不一年而高祖崩太后酖趙王瘖戚姬惠帝遂為淫樂不視政事漢業以衰其時四人安在耶四人而非賢人則可四人而賢人也安有國事至此而無一言匡之者倘謂惠帝之位四人遽去亦何所見而去耶四人欲終守介石則惠帝非不世出之君即不必來既來矣惠帝非不可事之君即不必去然則其進

退皆無所據也故曰此四人者不過東宮旅進旅退之  
客偶有說建成侯之一節而後人從而張大之者也吾  
聞是時也有淮陽應曜者被徵獨不出時人為之語曰  
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其言諒哉且即其說建成也  
亦中智以下之見四人之不敢使太子監軍者鑒申生  
之禍也是時太子情事固與申生不同申生在晉驪姬  
之毒已成無功固死有功亦死高祖之欲易儲固牽于  
毋愛子抱之私而亦頻以太子柔弱恐其難任大事故  
有取于趙王之類已戚氏之妖不如驪姬高祖之明豈  
比晉獻四人果有不世之材輔太子而東隸以灌嬰樊  
噲之徒一戰而收黥布則太子安有失位之恐乃心怵

于諸將之不受節度或至憤軍必欲高祖之扶疾親將  
是明示之以懦不堪任也四人之才亦僅矣總之高祖  
雄主也區區呂后服啖攻苦之舊不足以梏其心而無  
如大臣自留侯而下輸心太子是則真所謂羽翼者也  
故其使周昌相趙王則大計已定矣舉漢廷之將相不  
足以羽翼太子而必待此四人者何其愚也楊維禎曰  
四人安得出山之易殆留侯以其贗者愚高祖則徒重  
視此四人者而謂留侯與太子敢于此而欺其君父留  
侯可誅太子亦良可易也

劉揚優劣論

晉史范喬列傳其與人論劉向揚雄才學優劣以為向

定一代之書正羣編之籍使雄當之固非所長予謂向之優于雄固也喬之所以定其優則非方雄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未嘗有校定祕書之命固未可懸推其不能况向之優于雄者在其忠貞大節而不在區區著述之間若喬所言非特向能之即歆亦能之也可謂向優于雄是亦可謂歆優于雄也夫譙周之通知五經何如王平之僅識數字使向僅以讐正羣籍畢其生平則其優于雄者亦僅矣凡後世之議向者有三其實皆不足以累向謂其嘗以南鴻寶之術得罪耶此時向少年信道未篤之過後世大儒亦有泛濫于異端而其後翻然知所轉移者何得于向獨以此槩其終身也其以洪範

傳五行也尚書大傳五行之說固多驕駁然漢大儒如董仲舒亦時言之蓋伏氏之說雖不醇而其意則歆人君建皇極以撫辰使愆伏不聞而機祥可泯借此以為廟堂監戒其與侯之言天道正懸殊也夏侯勝以洪範諫海昏則霍光為之動色是固格君者所不棄也向仕于成哀昏亂之世文母之孽已成高廟衣冠殆將不守三朝宗室心切于維城之寄而力不能扶欲以傳經之學感悟其君良亦苦矣生其後者執成說以律之何其固也故予嘗謂洪範之說因事進規其志存乎彌逢匡救其視孟子與齊王說詩斷章取義將順而掖之于善者寔同又或謂其所著新序說苑記事多不足據



則誠有之此乃秦火之後舊籍無稽據傳聞之異詞而  
筆之于書非學術之疵也夫是三者既皆不足以累向  
則向之所學甚正所搯甚偉西京儒者自董仲舒外莫  
之逮也其閎道博雅特餘事耳且向以新都之事作五  
行傳以王趙丁傅之禍作列女傳是皆所謂以經術經  
世務者也雄以艱深文其淺陋且自比于周公孔子而  
寔則摹擬相如而未能可謂妄矣乃世之論者及推雄  
為大醇其甚者擬之其子之明夷而反于向嘵嘵焉果  
何說與焉能知向之優而不知其所以優則甚矣論定  
九等人物而是非不謬于聖人之難也

龔壯論

晋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特<sup>李</sup>所害壯誓不除服以期  
報讐卒令李壽盡殺特支屬勸壽稱藩于晋壽初許之  
既而負約不從遂自稱耳聾手不能制物終身不至成  
都全子曰偉哉壯之行也從來忠孝難以兩備壯之盡  
孝而兼盡忠是難能也雖然吾竊惜之君子遭人倫之  
厄不可以亂濟亂特驥兄弟擾亂西土盜竊岷峨之險  
以稱大號天厭其毒使其一門自相屠薙但壯之所以  
行其志者不當假手于壽夫壯于報父叔之讐而使壽  
滅絕倫紀屠薙其世父之骨月以<sup>之</sup>是壯獨有父殺  
父之讐而人不必有也壯欲為晋復岷峨之地而使壽  
篡奪其君以成之是壯獨有君而人不必有也如此則

天下之亂將無已時雖事會之來不無行權濟變之日然陷人于惡以成吾志則不可壯為晉室之忠臣龔氏之孝子俱無媿矣其于李氏則雖不仕于壽而已豫其篡弒之謀揆以聖賢之義終有所不安也當是時班期越壽漢世業如奕棋略陽廟社于是衰替而晉之庾亮兄弟方擁強兵在荆襄有志恢復涼州張氏乃心王室以壯之才何圖不就曷不連結國中豪傑以為內主逕詣建康具陳李氏蕭牆崩析之狀願得一旅以當前驅別遣人約西涼刺日大舉則漢之亡不待桓溫之行也然後盡取特驤之子孫手刃之以復讐功成辟爵歸老三巴豈不堂堂乎丈夫哉且徵一時之天幸以成不測

之功此危道也設當日壽之事不就則必死死而或連染于壯則且負逆黨之名不可復湔後世誰更諒是心者不特家國情事之不遂也即曰壯之才足以置其身于神明莫測之區不患其不遂而藁人之不孝以成吾孝藁人之不忠以成吾忠恐不可以為後世法嗟乎六朝板蕩其如壯者有幾人而在蜀則譙登而後未之見也吾言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而已

###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為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問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

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  
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說于他國者其諸  
攷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聞  
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為精審予則以為  
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  
不勝而居于翟泉年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  
宗所可比也即昭公雖為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  
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  
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寔而稱之若中宗  
則降黜矣諸公不遇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  
敗論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

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為是十八年中  
每年當書曰帝在定安其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  
既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  
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市平林  
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為春秋之旨而取前古之帝王  
而搯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于夷羿  
篡夏少康始生而即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稟之足快  
人意也康節皇極經世之說而不知史以紀寔非其寔者非史也  
今夫亂臣賊子乘時竊據天地之所無如何也春秣之  
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據其寔則可誅之若削之則是  
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曰然則當如何

書曰吾惟從其寔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為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則稱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寔然後可以謂之信史且中宗之為人吾亦恨其不早死于房陵耳即位一月垂頭束手為其母后所廢是固唐之罪人矣廢錮房陵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為是真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位死于鴆毒是又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者故惓惓為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受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推護

之其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材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為如此即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然則諸家于既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于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義門有曰嗣聖紀元僅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采孫氏西齋之僻論而無為有者在聖人修春秋必不然此言是也然則由此推之既曰帝在房州固非即日帝居房州亦非蓋皆非其寔也義門偶未之思耳李克用論

李克用以盖世材北峙并汾而卒困于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罷兵于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並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兗鄆而反與魏人

為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刑洛遂使日蹙百里幾于為雲州之逃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金子曰是固然也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濟天下之畧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于取河陽以通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卧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邊隅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溥之徒皆不至為汴所吞豈惟不為所吞抑且足合縱以困汴而使之

不敢動計不出此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寧河中克用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寧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于王珂為甥舅其不肯奪其地明矣然珂之變法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真庸才也克用欲保全之則當善為之計為珂計即所以自為計也當克用破邠寧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鎮以見已無兼并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于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留守其地內以衛京師外以捍河中相與為率然首尾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劫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即令

不取邠寧而嗣昭成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  
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亡矣過此二者克用已有  
必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晉而其心猶畏晉  
故吾謂尚有一奇策可以出不意而扶唐室者則鳳翔  
之後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應茂貞無不  
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河中  
以趨鳳翔而其間道可由慈隰以達鄴坊克用若以銳  
師濟河而鄴州啣枚逕出興平武功之間因合李茂勳  
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之雖  
全忠亦將以為從天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反京  
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青南有襄鄧皆不

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以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乎克  
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及至于使國  
盖用吾河陽之策則非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吾河  
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鳳翔之策則汴  
人垂成之業可墮彼李匡城王鎔之徒嚴境內之備以  
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即劉仁恭之負  
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既扼  
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楊文公論

真廟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萊公之雄視一時獨惓惓  
欲引楊文公以共事予初謂文公乃詞章之士何以得

此于萊公及反覆其遺事而後知文公之勁節鮮有其  
倫文公當日回翔館閣之間最受當宁寵眷也卒不登  
二府蓋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羣小竭力以排之也  
真宗時之羣小若如王欽若丁謂文公嘗與欽若同修  
冊府元龜每至館中未嘗接席而坐欽若去朝百官皆  
以詩送文公獨無有欽若請之真廟傳宣索詩而文公  
竟不作謂亦遣人求婚拒之甚峻可謂浩然之氣直養  
無害者已故其大者如當草明肅后詔而力辭之曰如  
此富貴不願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糞壤之誚而即辭  
官蓋宋初詞臣前之如王學士元之同時如劉學士子  
儀皆以風節自見而文公尤為錚錚乃若澶淵之後百

寮震懼而萊公獨于文公飲博自如其所養有素矣朱  
子乃譏其溺于釋氏故當萊公被禍之時宣召文公至  
省便液汚地以為未嘗聞道之戒是何其言之過欽文  
公之佞佛持其學術之疵而不害其風節至于便液汚  
地之說此當日小人謗之五鬼之患不過貝錦枝連之  
禍不過渡海其視澶淵之危急為何如也且以文公之  
倔强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風節何如謂其垂老  
而喪之百鍊之剝忽成繞指無是理也東坡謂人之所  
恃者氣正氣所持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禮力  
士而知其必不見脅于永王且信其為王佐之才可謂  
善論人者吾于文公亦云

陳同甫論

自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襍用之論世之為建安之徒者無不大駭排之吾以為是尚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之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尚不失為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傑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為大言以動眾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路焉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乎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覲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待之吾友長興王敬朗嘗

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為驚喜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於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誇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即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掩其言長洲何學士義門謂朱朴使其見用亦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為尚是積穀一朴耳可謂知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為尚是積穀朱朴使其見用亦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為尚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舡之人蓋尚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蝨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舡而失之水心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為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中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嘆可為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漢唐之



門大略與同甫等然正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不可及矣即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典媿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也吾故曰論學之疎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况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明莊烈帝論

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伏讀

世祖御製碑文亦云然而修史時

聖祖亦累言之是可以見愍亡之厚辨亡之公而莊烈蓋足以瞑目于重泉矣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

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悞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名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各于議和伏讀

太宗實錄其與明議和之書不可指屈與督撫言之與鎮守太監言之又與帝書親言之又令朵顏三衛上疏言之最後破濟南執德王即令王上疏言之而帝皆岸然不許其始欲我去大號

太宗亦降心從之不稱帝而稱可汗且令明人製寶以給之是殆可以行矣而尚不可乃泥于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則勢所必不能者何其固也考之宗遼議和不過敵體曰南朝為兄耳今

太宗于國書之禮明降一格推以為中原一統之共主其視遼人為更謙亦思是時之本朝其何所畏于明而求和乎明人于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取滅亡之道也吾讀漢文帝與外蕃諸書語和而氣謙不難屈已尊之以收保世滋大之益而宋真宗之謂曹利用也曰必不得已歲幣雖百萬亦可凡以為生靈也倘謂東方本屬國非漢宋之比夫使非屬國何以降一等也莊烈藐視唐文皇其于三君何有乃其寃也為梁末帝為金哀宗悲夫且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賊也力屈于東是以禍蔓于西向使當日者東方修睦得以專力于荏苒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

者皆卑賤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東事則不足以之西征則有餘再做之數年而西方晏然張李之首梟矣計不出此東事頻警撤西藩以赴之盧緣敗死洪則敗降孫以敗斥然罷之臣已盡府庫又竭即令流寇不陷京師而東師再至將何以應之亦必亡而已矣是非莊烈之過而誰歸也然且南波通使高相國欲居尊稱而目我朝為可汗其亦迂而不達時務矣夫

或曰然則楊嗣昌陳新甲之議款是耶曰是又不然議款原非得已故在莊烈則可在楊陳則不可楊陳中樞也樞臣不能舉邊防而議款則將為用彼樞况楊陳之議款也殺盧九台陷孫白谷以求成其謀則

其罪通于天矣是又不可以槩論也

莊定山論

定山以行人歸不復出山瓊山閣學謂人曰率天下士夫一朝廷者此輩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定山不得已而入京補官白沙聞之不喜寄以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時孤臣託病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有諷語焉又謂人曰定山豈以久病昏其出處即平生大分豈今兒女輩制其可否其後梨洲黃氏謂定山二十年不出乃為利害所怵定山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不知此處却用得此種人也二先生之言高矣然則定山之仕竟為晚節之玷乎金子

曰殆非也孝宗在位非不可仕之時定山非竟不筮仕之人必謂當以不仕為高聖賢中庸之道不然也瓊山意在用之而褊心太甚故亢言以怵之定山委蛇出山非果必畏不仕之刑敦迫既甚則亦一出以副君命可也當此之時雖聖人處此吾知其必出即或果無宦情一出而即還亦未始非兩全之道此義不明遂妄有夸不仕為高者流弊不可不知也瓊山為宰相不能容三原則豈能容定山其強人以必出正驅人以去已是則有媿于定山者矣

鮫埼亭集卷三十

記

浦陽江記

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于諸暨是為曹娥錢清二江其  
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江小者也下流  
斯為曹娥其自山北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  
也下流斯為錢清曹娥之水由諸暨紆而東至嵗至餘  
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由  
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  
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槩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

鄞 全祖望 紹衣

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  
柯水而系之上虞即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  
之餘暨即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浦陽  
名江也始見于韋昭然續志出昭之後尚未登其目則  
不大著也浦陽之名至宋齊之間而大著其時合曹娥  
錢清二水皆曰浦陽謝康樂山居賦中所云浦陽皆指  
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所載浦陽征戰之事則皆指錢  
清唐人所作十道志元和志皆無此二江之名元豐  
九域志曹娥以鎮屬會稽錢清以鎮屬山陰皆尚未有  
江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吾讀酈氏注水經其所志  
浦陽之水本皆屬曹娥其未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

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而為二而反以  
為合而為一故曰上虞江水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  
太康湖嶧浦之水能至義橋麻谿以入海移東就西其  
謬已甚益酈氏未嘗身至江南以有此失也抑或者六  
朝之世隄堰未脩東江小之水尚能而出則東道之水  
得至永興亦未可定是非為酈氏回護也考其時則然  
矣乃施宿辨之而不審近來越人遂謂浦陽非曹娥但  
屬錢清以此糾酈氏雖黃氏今水經亦有此言則又非  
也夫酈氏以浦陽為曹娥本之康樂山居賦康樂身居  
其地者也豈有誤取百里以外之江名而加之所居之  
江者此固不待辨而可明者况南史浦陽江南北津各

有埭司以稽察棋碁曰南津埭即今之梁湖堰也北津埭即今之曹娥堰也其與西陵埭柳浦埭寔于六朝稱四埭然則浦陽終以東道曹娥之水為經流而西道滙于錢清也者為支流六朝官制蓋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安得反以之糾鄞氏也是所謂攷古不詳漫生疑論者也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堤堰未興之日自餘姚達于勾章之境凡嶧浦岵浦漁浦剡谿篔溪胥會焉由柯水而東直達于勾章之渠水而止非猶夫今日之曹娥鄞氏之言可攷也斯其所以為吳越三江之一若但以錢清為纏絡則狹矣奈何反曹娥而絕之乎鄞氏以上虞江稱曹娥而錢清則否以是知曹娥之為浦陽經

流無疑也乃若漢志上虞柯水即曹娥而張元汴謂即山陰柯橋之水則益謬之甚者蓋使以錢清之尾言之或可引之至橋柯而又安得系之曹娥以東乎山陰令舒樹田同舟過梁湖語及此故記之

東萊大小沽河記

漢志太山郡即南武陽之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即應劭所云武水也東萊郡曲成之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臨沂入海今本漢書脫臨字則又一治水也說文有曲成之治水而武陽則略焉則似乎曲成之治水其望較大于武陽者善長于泗水篇之治水作沭水以為即武水此是字義相近不足怪但並不言沭水所出而于

臨沂之治水則不言其出于曲成之陽丘而即以為出于武陽之冠石又不言其入海而以為入沂則此臨沂之治水其所出既與漢志戾其所入又與漢志戾而且又引應劭之言以為即武水則一武水也俄而為泇水則入泗俄而為治水則入沂直不可曉顧宛溪曰泇河有二東泇入沂西泇入泗蓋泗沂交會之處故有此謬然則并臨沂之治水是亦泇水也而出自曲成之治水究安屬攷西泇河出嶧縣之君山即在嶧縣界中與東泇河合遂南入宿遷境今為運道其流甚盛而東泇河源出費縣山中或曰出榜山蓋即今芙蓉湖稍短若武水亦出嶧山入泗然則西泇河即漢志冠石之水無疑

若東泇河則並不出冠石今善長于西泇不著其源而于東泇增多其源自冠石而東蒙而顛庾而後費縣是其謬也若漢志暨說文則亦大誤者東萊之治水但當于膠濰之間入海不應間關二千里而至臨沂歷河淮濟三瀆以入海况自續志晉魏諸志以及李氏元和樂氏寰宇王氏九域諸志皆無曲成治水之目又深可疑予反覆攷之及親至東萊訪諸古迹方知漢志曲成之治水是沽水非治水左氏不曰姑尤以西平杜元凱曰姑大姑水也尤小姑水也魏收地形志曰長廣郡長廣縣有沽水樂永言曰沽水乃齊境也漢之曲成在今掖縣小姑水出焉其東則黃縣大姑水出焉逕福山而招

遠而萊陽至于平度即墨之間而合其流三百餘里自東而南直趨膠州之麻灣口明世議海運者之道也故其時有議東引沽河者若漢志所云南至臨沂者非臨沂也乃計斤也漢之計斤在今膠州即墨境蓋皆以字形相近而為嘗考東萊之水未有古于沽水者亦未有大于沽水者也次之則清陽水耳不然見遺于史豈知其為治水之謂也二千年之結為之盡解因嘆說文尚不足信何況其他猶幸大小沽至今無恙得以親履其地而得之爰作大小沽河記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研記  
山陰蔡生紹基之父遨遊諸幕府得端研一區細潤吐

青花其陰有鸚鵡眼十雙雕之為星旁皆作雲氣護之雕工之精非後世所能也其陽有眼二其居中者作蕉葉色其旁以小楷字志曰曾大父魏公在禁林日以此研賜從祖待制後六十有六年芾蒙恩寓直季父復以歸于芾子子孫孫其世寶之乾道改元二月八日芾書其陰志以草字曰玉堂揮翰穎書而不知所謂芾者為誰所謂曾大父魏公為誰所謂穎者為誰也予掌蕺山蔡生持是研來問于予予曰是元祐樞密蔣文穆公之奇物也文穆封于魏其曾孫則丞相芾也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為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兵火後盡失之丞相為捃摭



遺稿僅得二十卷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已而不果洪文敏公記之馬竹邨通考尚載其目是研也正屬蔣氏禁林世直之物當日花磚視景如椽之筆前光後輝研其豫有力焉靖康之變汴都之球璧弓刀已與文穆之書不可復問而硯尚存于其家德祐之變至今幾同于蓬萊之三澹丞相之書不可復問而研尚得留落人間可不謂幸歟其所謂穎者殆工部尚書章公也與丞相同時文穆名在元祐黨籍章名亦在慶元黨籍其人均足為是研重也其旁別有志曰天籟閣真賞曰墨林家藏曰項氏子京祕用乃知明時在禾中盡蓋墨林之法物甲于天下而今日寥寥蔡生其寶之

矣文穆于北宋時固名臣也惜其受歐公之知而好不終竟至于劾之薦禰之墨射羿之弓至今讀之有餘恫焉是則文穆平生一大玷也東坡謂褚文忠公之書以大節重而惜其有劉洎一事予于文穆亦以為然所幸者晚節抵牾新法法卒得以風槩見七百餘年摩娑故物尚不免論及生平君子可不慎歟吾友中吳寶研居士沈君李巖其人雅有研癖所酷嗜者尤在古研其藏弃最富惜不得與共賞之乃以是記郵寄之

宋婺女倅廳舊本記有跋

宋人婺女蘭亭本有三桑澤卿曰其一在倅廳自第十  
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直裂處五行詢之

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刊闕時本庶  
幾定武典刑也其一在南澗家南澗為韓公無咎東萊  
先生之婦翁其一為貞觀八年褚文忠公摹本叙首無  
永字雖古未善去年予有仁和趙君谷林之子小林歸  
自京師得婆女本為明故晉藩所藏審其橫裂直裂之  
行既與澤卿相符而元跋云得之婆倅廷平趙健則其  
為本廳物無疑也旁有趙孟林私印予考宋理宗蘭亭  
十集其丁集中亦有婆女一本但係府治中物蓋印文  
忠所摹者非倅廳物據澤卿言則府治書法在倅廳下  
倅廳之刻當澤卿時碎已百年是元豐元祐之間即不  
完矣又追溯其上石之年雖無可稽大略當在直仁之

際即用定武初出本上石者故澤卿以王自牧家完本  
為庶幾去今又六百年餘即孟林刊闕之遺何可多觀  
况又屬理宗十集中所未有乎理宗蘭亭分十集賈秋  
壑多至八百匣而是匣亦分甲乙諸 想見當時自天  
子至諸臣各以此夸其風雅攷天水諸孟所藏孟顓有  
王順伯本後亦歸孟頫孟堅落水本後歸秋壑皆不損  
本也孟頫後有陳直齋本與此本皆損本也而獨孟林  
本得完于歷劫之餘後歸小山以為天水宗器幸矣婆  
本尚有東萊先生族弟祖志摹刻一通乃定武肥本亦  
損本其前鈐以申國後裔私印予曾見之是又澤卿所  
未及也谷林父子乞予為記因詮次之

穆陵十集有舊梅花本新梅花本又有婺州倅廳本初以為各是一種今是帖元跋則即以倅廳本為梅花本故李太常輩皆疑之予前此作記亦未能有所證也粵三年重緡劉潛夫集云婺州倅廳本初裂為三後裂為五一名梅花本乃悟舊梅花本者初裂本也新梅花本者後裂本也其謂之梅花者蓋以其裂文似之疑竇一且可釋矣然是帖乃舊梅花本也二十年前潛夫之集二百卷皆能舉其本末未老而哀以健忘致瞶瞶其亦可慨也夫

明孝宗御筴記

同里楊碧川太宰當明孝宗時直廬燕見嘗邀御筴之

賜其陽作空山老樹其陰作文藻游魚繪事極工而踈落之中居然函蓋一切有明列代莫若孝宗為最賢一時大臣魁望碩德如劉公健韓公文劉公大夏戴公珊密勿倚眷同心一體亦莫若是時為最洽相傳羣臣名見不時奏對暇即觀永樂大典以資傳聞而丹青揮洒則又其餘也太平令主玩物適情侍從清班燕閑倡和宛然中天時氣象三百年中所僅見太宰身後歸其甥陸少石督舉跋以古詩一首至今其家寶藏之吾鄉前代著姓並推楊陸楊氏自文懿公後父子兄弟登九列者四居兩司者二陸氏則以觀察為父中丞方伯為兄而督學其季也太宰之女歸于觀察寔生三子一如其

外家之連枝接葉而出斯為衣冠中盛事而太宰以一甲第二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之科名邊與之符宅相之美更有非尋常可比者則是筴之歸殆若有衣鉢相傳默為之兆殆未可以忽視也雖然門第之甲乙是猶其小焉者太宰立朝大節卓絕忤新鄭近則為同里家臣所忌至于身後尚遭摧挫易名之典闕焉而督學亦以爭大禮出為外寮其風規亦尤無忝也是筴自太宰時至殘明百四十年易代以來又復百年九閣之熒光五雲之椽華渺然寄于一筴而歷劫猶存可不謂難與吾鄉文獻惟宗太宗嘗御題象山紅本犀扇以賜羣臣可以與是筴並垂掌故抑孝宗之丹青世未有知之者是

又可以補畫苑之遺也

先侍郎府君生辰記

弘治十年戊午閏十月三十日先侍郎府君生辰也閏既希逢于歲杪而晦更多闕故遇之甚難至五十八歲為嘉靖乙卯置閏于是月而無晦又二年丁巳六十適以生辰下掌院學士之命九卿同館慶府君于柯亭有詩二卷曰玉堂倡和集又八年己丑六十八歲謝世又九年為隆慶甲戌閏<sup>置</sup>于是月亦無晦長公宗正府君次公贈宮詹府君少公和州府君追和柯亭原韵以志椿棗之痛又九年為萬曆癸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宗正府君兄弟再和又十年為萬曆癸巳置閏于是月亦無

晦宗正府君兄弟三和詩又十九年為萬歷壬子蓋一  
百一十五年甲子幾再周而始遇閏又遇晦時宗正府  
君家居稱慶于影堂和州府君在江上稱慶于官舍皆  
有追和詩而贈宮詹府君先卒宮詹府君在館為位于  
柯亭亦有追和詩羣從子弟家居者皆和之曰續玉堂  
倡和集文十九年為崇禎辛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時  
宗正和州二老尚無恙而玉牒之子都事府君和州之  
子應山府君詹宮府君之子中翰府君俱逝國運將衰  
世鄉之門戶亦隨之二老感傷今悄然見于追和之章  
又十一年而崇禎之壬午又八年則順治之庚寅皆置  
閏于是月而無晦然喪亂倥傯篇什俱散佚不可求矣

和州府君嘗曰古禮不祭生辰今世之祭之者非也故  
吾家列祖之祀皆不及焉惟府君令節生前尚難遇之  
則後此若不期而值子孫能無永慕故苟遇閏而不遇  
晦薦以特羊若并遇晦薦一豕為少牢世世無得有失  
以準事生事存之義此和州之命也乃自弘治戊午至  
順治庚寅一百五十三年而九遇閏再遇晦自順治辛  
卯至今年為乾隆癸亥九十三年而竟寂然不一遇之  
豈非置閏之失乎碩安得師曠諸公精于甲子者推二  
首六身之考証以正歷學之踈夫歷既有失則亦時而  
踈時而密後此必有數十年而頻遇之者吾日望之

城隍之祀始于六朝其唐以後遍天下其詳見于宋趙氏賓退錄中然必求寔其人以寔之則吾終未之敢信也且相傳以為神亦有代謝如世上之遷更者其果然與前代忠節諸公如靖難時之周觀察嘉靖間楊負外魏奄所殺前後七子中則李黃兩御史皆世所指名也嗚呼日星在天河嶽在地忠節之魂魄發揚昭明何所不之亦豈必以冕旒香火而重惟是生為明聖歿為明神斯民愛敬之至即成靈爽則至理所融結而未可以為愚夫愚婦之說也鄞江城隍之神里黨莫稱其為誰氏予攷之開慶四明志則以為漢初之紀將軍信吾不曉紀將軍之何以得祀于吾鄉也其殆如奉國軍譙樓

祀唐睢陽六忠之例蓋宋高宗航海時崇祀以勵臣節者乎近忽傳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嗣其任一時遺民皆為歌詩以記之吾聞江右建寧之城隍為明故總督侍郎揭公重熙廣右桂林之城隍為明故總督侍郎張公同敬此亦例也嗚呼忠介初唱義時六狂生擁之而出布衣戴少峯奮臂一呼眾人雲集在斯廟也予每徘徊神宇旁皇追溯當日力疾誓師墨哀指揮光景如或遇之則其降神于斯也亦宜

太保錢忠介公畫像記

錢忠介公之舉計吏也出武進吳公穉山之門忠介官江南之太倉有巨室公子坐罪百方營救不能得乃以

重幣致吳公為屬而忠介卒不可吳公嘆曰吾觀錢止亭狀貌如處女耳不料其剛如此此太史公所以疑留侯也不十年而忠介以起兵從亡死于海上果與留侯之報韓若合符節雖然求忠介于相良不類其人若求忠介于文又不類其相吾讀忠介集其江上海上諸封事兩制代言諸詔勅及和文止六歌沁園春唐多令諸詞慷慨淋漓風雷變色如易水之濱白衣冠而歌變徵如鴻門之咽羸肩目背迸裂可以想見其人矣而瞻仰鬚眉芒渾然則又龍德之潛豹霧之隱幾不可以一望而得者古今來振竒之人物或在嵯峨劍佩之表耶忠介之自浙入閩也福州亦不久而陷遜迹龍峯祝

髮為人外計然非其志也會監國至則翻然起從之凡二年竟以盡瘁而殞一門六棺停海上者六年義士姚興公輩為葬之黃蘗山而置祀田以奉其香火至今猶盛故忠介畫像存于黃蘗者尚有數幅而不特東甬之影堂也忠介臨歿時感懷國難深以無成自咎遺言仍以部郎章服入殮畫像有用五品飾者蓋此以也亦有作披緇相者龍峯時筆也其影堂者乃吳中作牧時所繪一小軸留貽于相州之盛氏而令弟退山侍御得之以歸者也厓山文陸諸公後世史臣未嘗不稱其爵忠介之歆自降抑者其寔過也然而彌可悲矣軍持則偶寄之幻耳予在京有福清李生者郵致其家所有忠介

像乞予記之即所云五品飾者也予既嘗應其請矣歸里後忠介嗣子濬恭摹影堂之本為大軸而以元本令予取前所應李生之記題之予嫌舊文之失于繁也乃重為刪節更定而錄之

蕺山相韓舊塾記

予既主蕺山講席諸生請為署其齋予以相韓舊塾題之諸生曰何謂也曰今蕺山之名于天下以念臺少師也然亦嘗知先河後海之義乎是山之學統自宋乾道間韓氏始也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為兩浙提刑膚冑祕閣膚冑始居越提刑之孫曰冠卿知饒州所謂

貫道先生者也受業清江劉公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貫道也以一寔字蓋即司馬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也饒州子孚曰變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瑞昌令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鄉有子曰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叅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蕺山先生稱之當是時韓以后族貴盛而四先生者力以肩正學為事又一傳而為翼甫字恂齋大理簿慶源輔氏弟子其子即莊節先生也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而莊節最著忼官婺州學錄蓋安陽之後講學于山中者五世乃自文獻脫落遺言盡



喪并慈湖所作饒州墓志俱不可得故饒州父子兄弟  
僅一見于吳禮部師道集義行僅一見于徐大年集不  
特山中蘋藻不及而其姓氏且將淪于狐貉之口叩之  
其後人亦茫然也少師立尹和靖祠以里中先正四人  
配之祇及莊節而已即莊節之集予但從永樂大典中  
見之而世上無有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  
盖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韓氏  
亦其一也諸生雖不得見其遺書然而蒼然者喬木森  
然者帶草豈可以莫之知乎追而沂之亦即少師曰莊  
節配尹氏之意也諸生曰然則何以謂之相韓也曰宋  
之二韓並盛其一為南陽相木之韓則持國父子兄弟

是也其一為相韓則忠獻父子是也相以地稱相木以  
樹稱各從其望言之也相木之韓至而澗先生亦以講  
學著于信州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俟齋先生下國難乙酉避地汾湖已而遷蘆區丁亥戊  
子在金豎祭已以後來往靈巖支硎間己亥居積翠及  
定卜澗上遂老焉先生故不入城及老于澗上并不入  
市長年禁足唯達官貴人訪之則避去莫知所之既卒  
門人即以草堂為祠澗上居天平之麓其地年遠清勝  
靈巖一帶俱在望中吾友陸茶塢之水木明瑟園僅隔  
一水予過明瑟未嘗不肅拜先生之祠茶塢因屬予為

記先生風節之高其見于諸家志傳不待予之文而著  
而予得一言以蔽之者以為昔人處此雖陶公尚應拜  
先生之下風非過也今吳下好事賢者方議裒資新北  
并買祭田以綿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予竊欲增  
置粟主合食于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曰南嶽大師儲  
公其一曰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曰嘉善吳先生稽田  
蓋先生之得安于澗上也皆儲公之力其身後則皆南  
枝之力也是時以開府湯文正公大賢欲致一絲一粟  
于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能飲之食之以漫堂宋公  
之風雅致賻祿于先生其子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  
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為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

公之賢先生集中言之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  
故欲引而齊之使並食于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  
田其生平踪跡頗與先生相反而寔為同德蓋二公故  
即舅也稽田抱劉琨祖逖之志而又欲雪其王褒之耻  
故終身實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庭戶其道交  
相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于汾湖于蘆區以依稽田  
反于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共往來靈岩支硎間已而  
又同居于積翠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  
而不入其家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  
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息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  
之憤以白不顧首邱之恨是非大招廣招之所能致也

而吾以為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以歸其魂  
使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為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  
非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  
君舉而行之爰即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訪寒厓草堂記

寒厓草堂在鄞南湖上所謂小江里者也故職方駱先  
生精舍也其地蓋已累易主乾隆辛未諸生盧鎬假館  
授徒于其地予嘆曰三十年以來求職方之子孫以訪  
其較事而不可得則求其詩文而不可得則求其邱墓  
而表之而又不可得年運而往里中之知職方者希矣  
今過其草堂其安可嘿然而已况其石闌花時風流宛

在是固東籬之遺也乃為之記職方諱國挺字天植寒  
厓其五十字故諸暨人也居鄞甫二世有殊村當是時  
其東隣李氏方貴盛忠毅公鎮三藩一門子弟多雋士  
而職方以諸生崛起名甚盛里人引而齊之曰李駱不  
以勢位甲乙也鄞士尚節義職方所與為素心者曰華  
公夏王公家勤陸公宇燭高公宇泰風格相伯仲而江  
東事起左右錢忠介公破冢輸餉遂為六狂生之亞降  
紳夫已氏欲殺之亦與六狂生等忠介浮海戊子又有  
五君子之難夫已氏欲株連先生而帛書中無其名乃  
散流言謂待翻城之後盡籍諸薦紳冢以賞軍蓋激眾  
怒以害之華公聞而嘆曰如此則國人皆曰可殺矣天

植之肉其足食乎竟被逮訊久之得脫而家遂中落于  
是柴門土室不接一客蕉萃三十餘年以卒然每年五  
月初二日必致祭于石傘山房為華公也而配以楊屠  
董諸公六月二十日致祭于石雁山房為王公也而配  
以施壯諸公西臺東臺嗚咽之聲相接邏舟雖過不怵  
也嘗夜宿草堂慟哭驚四隣門人皆起先生尚未寤旦  
而問之則曰夢見蒼水相語于荒亭木末之間不覺失  
聲因作寒厓紀夢詩所著有寒厓草堂集駱氏本自諸  
暨來無族屬一子傳之一孫祕其集不肯出以多嫌諱  
也乃未幾而其子卒其孫又卒駱氏遂無後其集竟不  
知所之嗚呼其可痛也職方之惓惓于華王諸公如此

今孰為職方念及者乎百年以來諸公之或死或生不  
必盡同而其趨則一吾鄉遂以成鄒魯之俗其功大矣  
是非世俗之所知也此予之所過草堂低徊留連不能  
自已也

鮎埼亭集卷三十一

古文篆韵題詞

夏英公集予曾于永樂大典中見之至其古文篆韵但見于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為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為序盖紹興己丑浮屠寶達重刊于齊安郡學許為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于古文篆親為摹寫其亦南嶽夢奕之一流矣至于北宋所雕本當有前序而全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書

鄞全祖望紹衣

編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其寔即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于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于汴京石經之後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于英公所作若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衍續古文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寔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永嘉張氏古禮序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永嘉張忠甫先生淳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說文亦甚踈略莫若忠甫之書為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持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于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他本較為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中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邗而行之宗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

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為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于其間而如見之者不在后倉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為忠甫立傳故其本末缺然獨見于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者固乾淳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以監獄忠甫以為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為族姻治喪亦断断持古制時為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為人嚴重深博

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思出其為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令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以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攷度數之本文者哉是書抄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為之序

程氏春秋分記序

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游于宇文之門而克齋春秋之學最醇克齋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為春秋精

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三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曾上之祕府而又開雕于宜春故行于世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纂言多引其說蓋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故明文淵閣藏本其後入于蘭谿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予方自江都歸大雪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其為例倣太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問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既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為年表世譜之學鄭漁仲則為列傳之學沈存中兼之顧皆弗若克齋之精克齋官

邛州教授方為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七臨終謂其子曰吾為是書始于成周終于肅慎肅慎北人所自出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予讀宋史至吳曦時蜀中士大夫忠義甚多碩獨失去克齋姓氏不載蓋其漏也克齋是書游忠公之子毅堂及滄洲皆為之序若劉文節公銘墓之文謂克齋乃青城山人後身臨死了了其後見夢于從弟則稍失之誕克齋儒者其棄官野死有大節神爽不致固應有之然不至如二氏所言南軒門墻



中無此學也卷首有云大德十有一年中書劉仲行省  
下江浙提舉印上國子監脩書籍者其後列官吏等名  
因歎元時中書尚能留心搜訪以佐成均文治如此今  
是書在世間絕少矣幸谷林父子百計購得之安得有  
力者重雕之

其無靜遠閣周禮解序

余嘗上下歷代藝文諸志其于仗節死義之士有著述  
于經苑者不少槩見唐林慎思之孟子流傳于今然亦  
非卓然成家之作宋有郭兼山呂圭叔元有鄭師山余  
青陽斯亦可謂忠節而兼經師也矣有明之季蕞山鴻  
寶石齋尤其著也夫當三辰晦蝕之日文武之道墜地

而有不墜者存不可謂非聖學之大幸矣吾鄉華職方  
默農王評事石雁並以瑰瓌不羈之材負氣槩于啟禎  
間嘗登蕞山之門生平踪跡約略同趨職方精于樂嘗  
言得不傳之妙其在難中尚以所定操縵安絃譜致之  
高中丞玄若屬其傳之身後中丞父子卒後遺書盡散  
不可問矣評事精于禮其于三經俱有論輯子孫式微  
亦多佚不存者而周禮歸于同里呂生書架中予狂喜  
而讀之評事之言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為  
闕放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為補五官之文直而正  
放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于两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  
于一手然各為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放工亦非

漢人能為蓋六國時倣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  
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  
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為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  
始而虛冬藏冬于地以象坎之隣乾而不以周為周故  
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于攷工非以攷工為  
冬官也攷工之為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  
其為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  
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為  
職至于草木虫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  
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  
于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

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為無謂蓋其所言之大旨如  
此為自來經師所未有雖未可奉為定論然亦奇矣書  
中累經竄定多以片紙割裂牽粘硃墨間襍芒彩猶存  
萇弘之血藏三年而化為碧况其畢生之精力所凝結  
而成耶曾南豐序孔司戶事追溯其易學之貫穿以徵  
其所立非一時之偶然然則但謂書當以人重者其所  
見尚未盡也呂生其寶之矣方今三館正修明史搜羅  
典籍不必盡皆四庫著錄之書則蕞山諸公所撰例得  
同登甲部之志因為識其大略或使廣七略之聞者于  
予言有所稽也

漢隸字原校本者淮人張函齋先生所手定也先生深  
于小學其會通自篆而隸自隸而楷能得其所以遞變  
遞省之故而詳其譌誤之所由故其言曰自隸變篆以  
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  
尚奇貽誤後學今謹準之說文于漢隸字原每字中取  
一正體以硃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可背正體者亦標  
出之其雖無當于正體而近是者亦典出之其全譌者  
則據說文駁正之庶可鑒別信從其本碑不誤而字原  
抄變致錯者亦校正之始于康熙甲子之冬至庚午春  
乃畢春朝冬夜字字攷定其用功亦勤矣哉予讀是書  
而歎斯人識字之難也凡先生之說分列諸部中一屈

一曲皆有意予不能悉述試畧舉其積潤而世人之所  
不曉者乃知今本六經三史皆為漢人隸書所誤不特  
碑版而已而是書之所闕者重也漢隸之失大都合數  
字以歸一字問有分一字而二字者如樂之與盤等之  
與匪幹之與幹是也然分者少不敵合者  
多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沿襲既久  
莫知其故先生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  
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為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  
懷若褰抱之褰則不從心而褰袖之褰又別為溷用之  
者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  
一乃麋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  
無壹字故借而為烜煜又借煜而為緼若氤氲乃俗字

而細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為鷓猶雞之為鷄也本  
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岐雕與鷓而二之而系雕與彫  
而一字諤之尤也論和字曰唱味當用味酥平當用酥  
其論段字段曰字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羣  
字曰古作羣通作羣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  
文始有之論疆字曰疆者弓有分也強則斫非疆也論  
憂字曰憂者行之始也憂則愁也非憂論累曰繫累之  
累省而為累非積累之累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  
是學名非次叙之叙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  
合若草則斗標寔也別為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  
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為不可溷也論气字曰凡天气地

气之氣皆气也如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為气而加  
食字以為籩贅文也論俊字曰干人之材曰俊若雋則  
肥肉也凹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  
加人于雋旁通以為俊諤之尤也論望字曰朔望之望  
者而為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  
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搯字曰威士於禊之  
謂搯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  
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末則上古蔽有之皮其字象  
形末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于末為蒂非也又  
改韋作系為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  
人不曉妄用人致宋之米元章名蒂而通書作黻其誤

也論惠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惠是惠行之惠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先生之所正定者大畧如此書是惟所校雖字靡字雍字異同予尚有疑詳別紙世之聞之者或以為恠矣豈知呼羣瞽以証大明有非口舌所能曉者哉嗚呼自古學既絕考文之治不可復唐家三百年李陽冰而外無繼者張參輩非其倫也宋之將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學雖有淺深之不同而能從事于說文以正其本則同也自是終宋之世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輩代興不絕元人尚有吾衍自漢以後說文之學為盛明世從事于帖括士習益以陋劣三百年來力足以紹諸先正者無聞焉先生庶幾徐

郭虞張一輩使得進于廟堂攷定石經其亦足以光文明之盛而隱約終身自顧亭林沒後知之者亦希矣可勝嘆哉是書也嘗歸于王吏部弱林後歸于吾友施慎甫今歸于予爰序之而使諸生分抄以廣其傳

北牕災輟題詞

持正先生顛末畧見于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自出不經意所為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不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僅一見于橫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王信伯之弟子所附見于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

引堪相疏證陸子正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  
學別傳于紅泉雙井之間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史  
于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集又無  
有徵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遡乎他如樊侍御先遠  
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皆于此稍得其緒  
論予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嘆持正若不以  
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正與橫浦為心交碩橫浦墮  
人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于島吾里中知之者少  
矣况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

也為予言太僕之後人頗感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  
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于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為屬  
則果鈔以未予大喜為南向酌于太僕之靈嗚呼陳宜  
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于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  
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于詞句之  
間而要其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即以詩言亦  
多闕于舊史今明史魯王傳曰王不為鄭成功所禮漸  
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楊  
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  
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臣議  
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于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島為

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于南澳明矣阮夕陽集則謂王薨于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寧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寧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王薨于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不也詩言王之墓前有大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寧故即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証也序再証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節之語由乙酉起兵至癸卯恰十九年蓋王薨以壬寅

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旄成功之于王修唐魯頌詔之際故不肯執臣禮蓋信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于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寧頗多唱和宗藩則寧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寬乎大兵入東寧王之子隨衆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骨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放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既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者舊錄中復為序之

萊陽二姜先生之集貞毅所著久已開雕行世雖非足  
本然即敬亭一集亦見崖畧貞文所著其家嘗鳩工矣  
以謙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  
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  
為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為八卷附以文一卷  
年譜墓志之文一卷令本渭繕寫成編予待副也予  
于前輩之負大節者樂觀其遺文蓋欲從其語言以想  
見其生平風格以所聞二姜先生之為人也貞毅敦重  
樸誠嚴凝不苟交游亦落落所得北方剛毅之氣為多  
而貞文才調模生少年跌宕文史遍于白下吳下嘗與  
孫武子方密之諸公來往坊院間傾筐倒屣以為娛樂

貞毅沉靜淵嘿泊然思深而貞文劇喜事其視閉者合  
眼之徒若將浼焉蓋其性一靜一動其才一愿一敏即  
其遺文宛然如遇是以貞毅自甲申而後頽然不復與  
世事江東嘗再以兵部侍郎手詔起之竟不赴而貞文  
應召而出奔走姚江相公幕中幾為方國安所殺貞毅  
自戊子而後沈冥尤甚而貞文尤時時探五嶺消息見  
之歌哭要其根柢忠孝造次顛沛百折不撓以歸潔其  
身者是則同貞毅文勝于詩其所為奏疏記序筆力甚  
高不從東京以後入手尤愛其沈給事傳雖班固無以  
遇貞文詩勝于文其信手所之如怒蛟如渴驥非復繩  
墨所可檢束及其諸教按律又無不合昔人者予嘗讀



林都御史蠶菴之哭貞文也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  
時嗚呼讀是集者能無泣然流涕也哉當貞文在世時  
論定其詩者曰杜茶村曰張稚恭曰余淡心曰彭大賓  
曰葉聖野本渭頗以為未盡故以屬予且使為之序  
予維二姜先生避地吾鄉時先太常公父子寔昕夕過  
從而東丹山先生尊人忠肅公之祠以是時哲彙作令  
于此江東所勅建也予方議為重修而以先生兄弟配  
享且勒其在吾鄉詩于石爰附記于序末

西漢節義傳題詞

往者吾鄉宋大儒深寧王公嘗以班史不叙殺身成仁  
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于困學紀

聞近世長洲何氏義門頗為班史佞臣及言史臣表節  
義亦不在立傳與否果爾則史臣所當立傳者是何等  
人也吾鄉杲堂李文取大中四十二人為一十五傳又  
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每傳為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  
世而下張目赤符殘骸不覺為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  
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木石輩之壽  
翟義傳未載黃鵠詞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  
之以黃犢之謠于孔子建傳大書先聖子孫累世高節  
不使見辱于褒城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于  
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即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之  
喙若其于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

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喟然于孫公祿之晚節此僅為西漢人言之耶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可為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乃為之題詞碩尚有為是書請益者夫既以王章為首而附以力訟章寃之梅福為一傳又次之以劉向又次之以朱雲各為一傳則次之者尚有棄三公以避莽之彭宣王崇應為一傳然後次之以不附莽被殺之何武鮑宣王安辛氏兄弟父子族屬附之以彭偉杜公子許紺而尚有漁陽太守彭宏同死是難見其子彭寵傳應合為一傳何鮑王辛之禍由于吳章其欲以災異脅莽事雖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為一傳然後

次之以避莽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為一傳其時尚有少不附莽之母將隆應為一傳又有不頌莽功德被斥之孫寶應為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莽祥瑞被殺之公孫闕而附之以班穉為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之孔休為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避莽之安衆侯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尚有宗室劉禮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為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臯丹王翁為一傳又次之以趙明霍鳴為一傳其時宗室討莽者尚有陵鄉侯魯扶恩侯賁見莽詔書中應與徐鄉侯快合為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尚有

劉都烏遼求應為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蔣  
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栗融薛章曹竟周黨而  
尚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賢殷謨應為一傳然後次  
之以孔子建為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寶蔡勛戴遵  
而尚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賢  
傳吳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為一傳然後次之以避  
莽死述之李業譙玄王嘉王皓而附之任永馮信費貽  
為一傳于是以龍邱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于彭宣王  
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弗收者夫是書固日月  
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當日履絢之末以備商  
榘斯為恨事爰牽連及之并載諸困學紀聞注中庶以

成深寧之志也矣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鄴道元水  
經註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  
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于東郡之難而死均  
可附入者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抑賴一時人物以  
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身此遇者莫加歐陽充  
公蓋其當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  
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盡收之于文字間是不

特昌黎柳州所無即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為世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為之父以戴山先生為之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游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畧耳濡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興紹述之論祭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為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崇之徒隳家學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遜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于天者固有

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于三辰易運從亡不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蠲灘鰲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散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為生靈光歸然長謝鶴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為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筆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襍錄見聞腸斷于甘陵之部神傷于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譔述言之學業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約畧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充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

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鮎埼亭集卷三十二  
錢侍御東村集序

勤全祖望紹衣

錢子濬恭捧其本生父退山侍御東村全集乞予銘墓  
及序予于錢氏世德望之如我眉天半嘗以相公麗牲  
之石出于菊潭劉公手者未能該備為作神道第二碑  
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為之序又嘗記其畫像  
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来通家子弟能  
言錢氏之文獻者予不敢多讓則侍御家國大節寧可  
以嘿而已惟是司馬溫文正公未及作劉道原墓志而

即以十國紀年叙令其家上石則今即以東村集序納之墓中大儒成例未為不可爰叅攷野史合之侍御所作自傳為序一通以歸之嗚呼侍御甫為諸生即隨相公倡義監國授以推官而相公固辭不受及入閩庶寮之職乃以諸公之薦授臺員風帆浪楫悍師秉成御侍無所展其風裁而拮据卒瘡為相公台募義勇聯絡山海營寨相公不祿侍御尚與檢討同入福安圍城中久之始去而檢討死侍御與樞曹以下諸弟侄同從亡滿洲而相公之子尚寶又死滿洲再失樞曹推官相繼死侍御自此始為宗祀之計而家門蕩然戒心未泯消歲月于亡命之中蓋此十年來固不暇為詩文之事亦不

忍為詩文之事即間有所作要歸于波濤兵火之中而不得存迨驚魂稍定葺艸廬一楹為東村農舍欲謝絕人世而以衣食之故不得不出而索游委蛇韜斂之中用晦而明以全其不降不辱之面目于是五十九歲後舉三子以長者丞相公之祀即濬恭也乃濡筆作家傳以補史闕間情所寄或泣或歌故侍御之生平較之古來遺民為最苦而其神明所蘊結足以扶宇宙之元氣而歷劫不可磨滅者亦正于此得之嗚呼相公忠義之盛萃于一門諸弟鼎撐角立前先後輝生死殊途而其趨則一故國世臣寧復有二濬恭其以吾文納幽宮諸微特侍御以為足盡其生平即相公諸昆季聞之亦當

笑而領之矣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吾鄉故國遺民之作大率皆有內外二集其內集則祕不以示人者也轉眄百年消磨于鼠牙魚腹之中雖外集亦什九不傳况內集乎董先生曉山湖上七子之一也七子之後人大率皆夷落不復得列于清流獨先生二世以來門戶詩書之澤未絕予求得其墨陽集而論次之然內集亦不可見矣予讀周即墨證山之序曰君子讀書明于古今之故遭時自斥一無所表暴以窮以老所恃以見其意者詩若文耳而又祇此破帽芒屨舟車風雨之際一二蕉萃之士往來贈答覽山川之陳迹

風物之變幻悄然以思恍然以賦而生平之意固不在焉斯亦僅得其粗者矣今世且無知之者又安望他日讀其書而諒其不言之意耶雖然曉山亦自存其意耳固未嘗靳後世之知之也使靳後世之知之則又曉山所不取也即墨之文可謂善言先生之意者予固無以益之但就其言繹之則知即墨雖與先生至契顧當時亦似未得內集而讀之者使其得見之黍離麥秀之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吾知非此叙之所能盡也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為寶之使冥行于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當是時吾鄉詩人極盛論者謂鄮山以才勝其力雄果堂以學勝其詞瞻而配

之以巽子以為諸家之魁林都御史璽菴獨沉吟曰巽子尚隘省門不在遺民之列尚未足儕于二家良久曰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時人以為知言而亦因見吾鄉前輩論人之嚴先生大節詳見于予志墓之文故此不復備世有以不得見先生之內集為憾者乎但觀予志墓之文以及此序其亦可以想像而大畧得之矣

愛日堂吟稿序

予與谷林定交且二十年江湖之郵寄京洛之追尋家園之止宿分題刻燭良亦良矣妄不自揣以為當在地醜德齊之間及其下世始盡取其集讀之其氣穆然以清其神油然以瑩其取材浩乎莫窮其町其別裁蓋非

一師一家之可名也乃喟然自媿以為曩者特管中之窺不料其所造一至於此昔人之論詩者梅聖俞主于勤呂居仁主于悟楊廷秀主于變夫不動何以能悟不悟何以能變其歸一也三家之言可邑舉也而予更有進于此者詩固三百篇之遺也苟其無豫于人倫之旨則雖百計求工要不過世俗之詩谷林之為人也事親以孝待兄弟以友恭御下以慈接友朋姻戚以厚可謂有于溫柔敦厚之教者矣時與命乖徵車之後不得待詔承明未央之廷臨川詹事府將處以三禮書局一席谷林曠懷寢門拂衣竟返放翁有云外物不移方是學者斯其人矣晚年稍為客所負家事漸絀頽怡然不以



挂胸日益聚書砭砭可謂和平之極致矣所居小山堂  
池館之勝甲于錢塘竟日游息其間巖壑之流止花艸  
之苑枯澄觀嘿驗不必遠窮履窻而化机已畢具于胸  
中然則谷林之詩之日進而上蓋有由然而區區薈萃  
之富澄汰之嚴淵源之遠典夫諸老先生之所夸為祕  
傳者猶其末焉者也而予也何足以望之乃為之序其端

寶甄集序

竹町居士陳授衣以詩名大江南北者凡三十年而不  
遇其遇益蹇其詩愈上碩竹町之詩愈上而其心益歎  
然有所不足予謂其心之歎然有所不足者此其詩之  
所以上也請言竹町之為人也古心而篤行方嚴醇雅

造次不苟有儒者氣象故其為詩亦絕無險詖之習夸  
誕靡蔓之音狹隘僻陋之腸破碎之句而一出之以和  
平溫厚取材自漢魏以至宋元無不到而歸宿于中唐  
年逾五十手不停披含毫渺然會心自遠吾疑其胸中  
所造殆有得于學道者故其詩之功如此而竹町遜謝  
曰吾未能也予每客揚州于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晨  
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予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  
日苦吟詩各呈其所得因念世之搢論者每言學人不  
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董浦亦力主之余獨以  
為是言也蓋為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于  
橫渠晁景迂之學出于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出于

崇陽呂侍講而山谷之學出于孫莘老心折于范正獻  
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呂紫  
微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  
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  
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為清江栗齋之師  
為東萊西麓之師為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翁千  
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之中  
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使三  
百篇之遺教自外于儒林乎賦詩日之去道日遠昔人  
所以歲後山者謂其溺于詩也非遂謂詩之有害于道  
也竹畦之詩既之而其胸中所造又近乎道其歛然不

自足也殆將有更進而致精焉者曾氏之冕未希而顏  
子之卓如有立矣吾知其不僅：以詩人終也竹町屬  
予為序者且十年矣今冬又話別于揚江空歲暮晚雲  
落葉滿目皆詩材而予叨：于道術之分合得無笑其  
迂乎

脩川小集題詞

杭兄董浦董志局於海昌得絕句共百首請予為之引  
董浦之詩之不待予言頌余甚有念於海昌者得因  
董浦之詩而一及之海昌頌文獻之窟也董浦拜無垢  
之祠式持正之里搜錄查職方罪維諸篇豈僅騷人之  
遊錄哉而樊侍御光遠者楊文靜公高座弟子乃無垢

之畏友也學錄不傳微言安在尚有識其講堂薦以谿  
毛者否職方江東軼事已漸漸滅而姚監軍曷菴棄家  
長往以黃蘗為西台化為精衛尚有道其姓名者否抑  
又間安陽許侍郎之令海昌也延姚江黃先生設皋比  
招致高材生雅歌釋奠中吳徐侍郎果亭扁舟涉江來  
問證人之學安陽則傳三易洞璣之旨豈無薪火之貽  
足為里社興起者乎是皆羣雅之材所當及也董浦其  
更為我訪之

鷲脰山房詩集序

國朝諸老詩伯阮亭以風諷神韻擅長場于北行垞以才  
藻魄力獨步于南同岑異苔屹然雙峙而愚所心醉者

莫如宛陵施侍講之詩宛陵至性深情化于藻于何有  
而孤行一往無風諷之可尋所謂酸醜之外別有領會  
說者以萊陽宋觀察同稱非其倫也在昔都官手筆寔  
使歐蘓諸巨子低頭下拜豈地氣所鍾世有之歟迹未  
澣內之言詩者不為齊風即為浙調兼輻專車如相契  
約而宛陵一唱三歎之音度閱已久予雖大轂言之而  
世人莫之聽也中吳王君梅泚獨深以予言為然梅泚  
之詩其取材也精其就律也細清和溫潤匠心獨運蓋  
兼前人之長而別有間情逸氣出于行墨之表未嘗屑  
屑描撫之迹震川所謂得西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顰者  
也其為人如其詩清談潔供蕭然絕俗所至焚香烹茗

擁卷長吟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兔褐梅洪不以介  
意猶且修飾牙籤檢點研席長箋短札一題俱不苟偶  
有愴父唐突其間則蹙然如浼然而感泊焉飄漫恚懷  
中之刺東華冠冕之場拓落牢愁不知者以為元之尚  
白其知者以為慧之非等也予自庚戌之秋讀騶脰山  
房集而心契焉去年再至日下偶及宛陵之論不覺促  
膝相近賞音同調而又轉嘆菖歌之嗜無怪其為時所  
外也梅洪屬予為序屢矣荏冉緇塵未及裁秋風伏雨  
况味蕭寥信筆書此聊以申平日樽酒細論之旨云耳

叢書樓書目序

乾隆戊午予為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于今蓋六

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為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  
于余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  
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揜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  
乎予以為此猶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于讀書然所  
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有得耶  
夫誠研精得所依歸而後不負讀書請即以韓江之先  
正言之其在唐時曹氏李氏牢籠四部稱為博物之雄  
選學之大宗也選學大衰士以經史之文相尚逢原頡  
頤曾王閻太虛豫于蘓門六學士之目八家文統之功  
臣也文章尚屬小技若孫氏之春秋出自安定先生之  
傳竹西王氏之周禮出自龜山先生之傳力排異說蔚

乎大醇而明世海陵格物之旨羽翼新建遺經之世胄也韓江先正之箕裘遠有端緒固未可竟以蔽利之場目之也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沉酣深造屏絕世俗剽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薈萃儒林文苑之部居參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不己以文則為雄文以學則為正學是豈特待閣不觀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論書者所可倫也韓江先正寔式覓之而僅：典葛氏爭雄長乎哉今世有所謂書目之學者矣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簿翻以貨口給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過以為搢搢獮祭之用叢書樓書目之出也必有以之為鴻寶者矣豈知注

人已吸其醜而哺其糟乎聞吾言者其尚思所轉手也

愚山施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學別為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跡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謬所藉年譜以正之宣城施愚山先生魯念孫曾銓次先生年譜二卷屬予弁其首先生之墓志出于西河之輩其文極工然所序馬太宜人事寔在舉賢書時而墓志以為在歷仕得覃恩之後西河依先生墓最久且密不知何以有此悞也此事有闕人倫異日國史必采入先生傳中不可忽也先生之子乎湖西政教藉甚公議以為不日當晉開府忽遭

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  
至是脩怨為西河或有所諱而不書然年譜不必復為  
之巽詞蓋是乃先生不畏強禦之大節不可沒也先生  
之家學本于王父中明先生寔為新建盱江之傳而又  
嘗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其和齋斟酌不名一  
家是乃先生學術源流之所在國史當采入傳而墓志  
尚未盡其詳年譜中所當悉也先生之造詣其與蔚州  
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  
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歷槐棘多所  
蒞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于其中最為闇沒  
又以上于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倘

有如李吳叢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  
者其必班先生而齊之也夫

贈趙東潛校水經序

安定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  
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  
書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  
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  
文摠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據元祐無名氏  
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亮公尚未見四十卷  
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  
而以太平寰宇紀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

不下數百條說者以謂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虜范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少失乎哉然即其所幸存者脫文譌字展轉沿遞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未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離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頌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于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割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鹿澤之益奮萃為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

為澆水樵或以滎水為澗水宛或以漯水有二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記于許尉重之說宛斯其過皆不少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東潛者吾友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沒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謬旁推交通裒然成篇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止可也余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双韭山房手校之本

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曠懷世學不勝慙服而東潛奪  
纛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為早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  
知羽毛齒草君之餘也其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  
庶幾焉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詩序  
江都城南廂有浮山蓋亦石經之流也旁為大禹廟址  
其門首塑山海經諸相乾隆癸亥孟冬同人共往觀之  
因相訂賦排句以補志乘之缺屬而和者如千首夫以  
是經果足信乎則出自化益之手寧不足以附禹貢而  
豫于百篇之目然但以所紀禹事考之崇伯之文明有  
代系而以為白馬則與世本不合崇伯化于羽淵而

化于焯渚則與左傳不合其之既放而尚除惡未盡有  
臣相繇為害則與孟子不合帝啟之獻三嬪于天而竊  
九辨九歌九招之樂以下雖並見于天問然與尚書之  
九歌不合所紀禹事如此而其餘可槩見又況上申微  
殷事王亥之禱引殷事也謂是經竟無徵乎則畢方貳  
負諸証歷見漢人之所述郭氏已著之題詞中而有明  
之季鴟鳥見于南昌佛寺朱太尉謀璋志之精衛遺種  
見于海上林太常時對志之鵜鳥見于杭城東陳高士  
廷會志之刑夫之舞則西方徼外多見之者固不可以  
為盡誣也嗟夫洪蒙之世地天蓋多混襍而禹之明德  
最神故其傳尤奇以疇範為不足爰有宛委龍威之籍



祝融營邱之圖遁甲之紀以后稷栢翳之徒為不足爰  
有狂章四子之分職以尤龜為不足接有黃牛青犬双  
龍九馬之效靈以禹貢為不足接有禹本紀有禹大傳  
以有苗之征為不足爰有防風氏之埋以八年三過為  
不足接有石闕以連山為不足接有開筮至于折背而  
生偶步而趨中宮之弄侯人之詩其旁見于他書者皆  
出自三代之衰而寔不過是經之互文其流遂為穆滿  
之宴王母祖龍之見神人几于不可究詰太史公以為  
薦紳先生所難言者也若夫八荒之外物類良無所不  
有是經尚未能盡之耳而今同人乃欲一舉而收拾之  
于詩取材則避其雷同要旨則歸之雅正牢籠鼓鑄不

已汰乎乃序其大畧如右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前太保督相錢忠介公嗣子二池明年為七秩猶思襄  
糧謁屨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為作神道第二碑  
銘將勒之黃蘗蓋其孝也二池之子懿藻乃謀以今年  
豫為阿翁祝而又惧非阿翁之意亦乞言于予以予苟  
有言則二池必弗之拒可謂克肖其父之孝者也于是  
二池果來告曰古無慶年之禮况孤孽如僕者其尤不  
可以當此諗矣雖然若能為僕寫孤孽之狀以長歌當  
一慟即以贈僕之行則當拜而受之予曰諾嗚呼太保  
之殉于琅琦也父子夫婦相繼并命又一年而第五第

檢討殉于福建又七年而第九弟推官殉于鄞又一年而第七弟職方亡命徃狂卒于崑山一門先後死國其可傷矣而前此太保尚有一子尚寶已短折于翁洲四忠皆無後尤可為痛心者也又二十餘年而第三弟侍御始舉二池亟行告祭之禮以為忠介後天之延一綫于忠介以篤遺澤于二池者豈不重哉然而桑海波沉家門蕩盡侍御困守皋羽所南之節以舌耕教二池三旬九食十年一冠故國公相家之子弟豈敢望絺衣肉食而零丁寒飢出門輒碍不得不妾媵于塵倍之中寓清于濁遇醒于醉皇天后土可以諒其艱貞之志在昔竹垞先生之論獨漉山人也以為降志辱身終當登之

逸民之列予嘗三復其言而傷之獨漉之門資地望與二池無不同然獨漉之散革氣力非二池所能逮故蒙難餘生二池有校獨漉為更困者二池年已老矣猶日抄忠介遺集校讐為舛向余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既作忠介神道第二碑銘又屬撰忠介遺集序并葺年譜記畫像又屬撰侍御墓文與東村集序又遍求檢討職方推官誄銘從父蟄菴徵士遺集流落他人二池購而歸之檢討以下三公皆未置後二池歲時修其祭祀以一身兼承諸父焉可不謂之孝歟而懿蕙善養父志醇心篤行力耕共職惟二池為有子惟忠介兄弟為有孫惟故國

故家為有先寵一綫之延遺澤其有未艾也二池其行  
矣七十孤兒杖履無恙猶能千里啣哀省松楸于墓下  
亦足慰先公之望其為我問隱元獨耀碧居諸長老遺  
文尚有存焉者否

結埼亭集卷三十三

議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之事尚有所尚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季彭山以  
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歟則多其一黃梨洲  
以為尚應有鄭朴翁謝皋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  
之以為尚應有癸辛襟志之陵使羅鏡則又多其一羅  
事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謂非一體  
也况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叙皋羽明有古  
叙嘆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故前人所未及

鄞 全祖望 紹衣

之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為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留守同知事即賦皇宗第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中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于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厓山志以為據是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為闕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于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既不在攢宮愚以為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亦久湮沒寺僧甚陋几莫知為

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于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于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耒史固嘗早有此言然大吏不未為非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禪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况穆陵遺顛明祖返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非今蘭亭相去几二里則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為火燬明永樂六年淳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

寄于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于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  
冬青于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于浮屠之剗其踪跡南  
上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典紹守杜君  
冬青之後王脩以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  
不可遺者也獨謂謝皋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  
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皋  
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蕪陵之年羅雲卿作唐當門傳  
以為戊寅周公謹志以為己酉宗景濂從公謹乃其于  
元史又先一年以為甲申則己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  
雲卿若以皋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

言是也近人廷來疑以為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  
應竟無忌諱若此因以為己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姑  
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厓山殫凡豈為  
敵之所思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蕪陵既在戊寅則  
其時文丞相未死皋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台慟  
哭記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年皋羽蓋尚  
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于冬青之後  
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据韶父所言則舉  
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  
越即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  
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

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己之不豫可知矣其為追溯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皋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皋羽之言以考皋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廉夫之言妄也况皋羽以其子粗達世務始棄家出遊終身不返癸未皋羽年三十五許其子可冠始出遊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為其所惑野公為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皋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又不然皋羽之大節宋末為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為不可但不當以為共事者以其年考之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者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典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為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僅見于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遊蘭亭序其于書院之後謂以全氏廬為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于修竹為同志故是後也不于他所而于吾家間嘗謂修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皋羽則特聞其事而歌咏以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

亦無以安七戰之驚魂也是蓋必萃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况其餘乎弟弗敢為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悔也然竊以為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祀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之世戚也三王四公重主疊組先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為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之墓道所在也其因寺墓而以寺為香火之院固宋室之所賚予也一坏之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地之所屬則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

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祕閣晚年遷居于杭之城東所稱派山社遊初子者也世亦稱為城東處士其詩見皋羽月泉吟社中尤典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献消沉羣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搜審覈而後畧具首尾悲夫為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典紹守杜君

執事葺念臺之精舍祀嵩山之影堂皆近世俗吏所無其有功于風教大矣而越中有一典禮百年已來未之舉者則膠州高文忠公之祠是也僕初至越嘗向諸生問以膠州嵩寮而莫能對也始寧倪生安世者太保文正公後也蹙然對曰相傳在野寺中而今亦無確知其地者蓋天下之平久矣但膠州之未有祠祀于越是下

國之恥也僕曰善哉對也是非文正之後不能為此言  
然而無可告者今幸值執事守越講明廢闕招起忠孝  
膠州之祠當在斯日蓋膠州高公此間無有子孫能請  
之當路者倘得之是尤天理人心之公有光文獻者也  
膠州垂近貴陽其詳已載明史據李公映碧則當其未  
去時貴陽尚有牽制自其去而小人益無所忌膠州家  
本富封亂後一介不存但攜一少子欲居常熟不果寄  
于長洲又之入越其居越也日惟一餐祈死于神不見  
一客及蕪湖敗問至念臺尚與熊公兩殷奮赴杭議  
奉潞王發羅木營兵以拒守而膠州不往嘆曰天之喪  
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亦復何益吾籌之熟矣遂絕

粒貝勒以貂參致書聘六公膠州為首使者至門家人  
使致命于殯宮使者太息而去時膠州已託其子于門  
客海寧談遷挈之渡江蓋逆知浙東將有事也會畫江  
之師起詔贈太師謚文忠其制詞吾鄉林評事時躍所  
草有云即避兵之淨土為薦酌之周垣則是時故有賜  
祠之旨而兵革匆匆未施行耳是皆明史及諸野乘所  
未及者報王六相大興死于邦上膠州死于越中最後  
而新建死于金王之難不然則南都綸閣真穢地矣而  
膠州首山之薇遠在此間箕尾寒芒至今臨之豈可使  
空山杜宇怨人也謹即遣倪生持短牋商之執事倘得  
俞允不腆僕文即可采入麤牲之石亦未必無助也



阿育王寺為槃菴居士立祠議與住持畹荃

育王向有王蘓二公祠荆國之祠以其今鄞時累嘗至寺賦詩留連見其集中固有說也坡翁則又何豫而祠之將謂其作大覺宸奎碑文竟足應祭法耶可謂不學之甚矣猶有應祠而不祠者為李布衣槃菴槃菴本江都人也名璜字德郡少負才塊竒誕放于書無所不觀不肯應進士舉或遂譙之則曰無他恐奪汝曹魁耳聞者哂之則曰不信請為汝曹試之一出果魁建炎之難寓居四明太守仇愈周綱潘良貴皆重之郡縣學校文字多出其手時信安郡王者昭慈孟太后之弟也正貴盛聞槃菴之才欲以女妻匹之或告之曰是不特資送

且可得官槃菴笑曰老夫將逝人外豈尚出此竟謝之終身不娶于是來育王從宏智禪師者遊大有省悟其自題影曰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却無人賣單離當時以為見道之語其于甬上諸公最善王侍御伯庠參政次翁之子也槃菴病革侍御過之問以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漸散耳以其遺稿為屬尚諧之曰勿竊吾詩文為君有也尋卒侍御令客戴權編之則槃菴生前已多殘斷乃得其可錄者二百篇釐為十二卷其白文公年譜樓參政攻媿序而附之于長慶集初槃菴愛育王施田百畝以為身後伊蒲作供之資而留其影于祇堂今歷年久不可問矣然當宋時但有攻

媿稱之其後則王尚書厚齋亦嘗稱之而清客南里諸公志四  
明者並不為列之寓公固已漏矣乃育王志中亦不及  
之豈非文獻之失予觀檠菴乃畸士蓋非特以文學見  
長者雖其終身不娶未合于吾儒之道而掉首信安之  
婚非凡人也然即以文學言亦雄矣故欲于今寺中或  
娑羅閣或翠樓營一席以祀之未必非玉几金沙之佳  
話也平生于釋門香火不恭未議今破戒為檠菴言之  
以為校者人之妄祀坡翁者則有別矣一笑育王之當  
祀者有四陶隱居也張橫浦也檠菴暨楊子也然陶張  
不藉此寺之祠孝子在甬上自有寺惟檠菴為不可少者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忌日何以有議盡出于孝子慈孫之窮也在昔明正統  
諫臣劉忠愍公天啟黨人繆文公貞皆度死詔獄凡詔  
獄之殺人也例以第一日禁子報囚病此日厥官給醫  
藥又次日以不起聞其寔則報病之日已登鬼錄所給  
醫藥乃虛文耳故忠愍家忌以報病後三日三祭而文  
貞家竟以報病之日為忌常熟錢尚書嘗曰同一忌也  
劉則疑之繆則意之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錢忠  
介公夫人董氏卒于戊子之四月而以喪亂遂失其  
日嗣子濬恭傷祀典之莫舉也詢于予予曰忠介輓詩  
謂四月二十七日夫人得異方服之稍痊然卒不可救

則忌在二十七日之後明矣且二十七日稍痊則未必  
以次日遽卒明矣無已恭稽劉繆二家之例竟以晦日  
為忌焉可乎嗚呼桑海諸公不祀忽諸者蓋十之九忠  
介獨有後惓惓先人如此則止于禮者之禮其亦不幸  
中之幸也夫

考正府主廣靈王廟義

三禮之祀其在地示惟社稷為明祀後世有城隍則社  
稷之屬也社本五土之神稷本五穀之神而配則社以  
勾龍及禹稷以柱及后稷蓋以人鬼道于地示今城隍  
之祀皆以人寔之是亦古禮之遺也吾鄉所稱廣靈廟  
者羣奉以為府主則亦地示者矣是既有社稷之有城

隍又有府主不已複乎且其所傳神乃鮑蓋不間有忠  
孝正直之節而但傳其詭誕不經之為不可解也且夫  
天神地示列在三禮而神仙則出于異端之說故神示  
之列于壇廟無可致疑而神仙則但在宮觀之數不聞  
壇廟之可禱以宮觀也神仙之但在宮觀猶之古佛之  
但在伽藍不可混也斯乃不通經術而後有此背禮之  
舉顧前此大儒如豐清敏公樓宣猷公袁正肅公皆為  
之請加封加敕于朝則已惑矣聖人不語恠如廣靈王  
豈非恠之尤者與夫以累朝所奉而吾一旦起而非之  
吾固知其信從之難也然而神示之不可混以神仙則  
亦夫人而知之豈待吾之灌灌哉或曰是則然已然則

鮑神果何攷予曰吾竊疑所謂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  
四明丹山圖咏註稱鮑全有聖德董黯有孝行蓋以甬  
上之地仙意鮑全者必其隱居不曜不言躬行足以追  
踪古之逸民舊德而後世失載其詳者也丹山圖咏中  
所紀亦出于道家之口吾不甚信而其以鮑全與董黯  
齊稱則擬人必于其倫即董黯之足信而鮑全亦可知  
也吾故曰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鮑全之行既不甚傳  
而圖咏固有地仙之說因又訛而謂其配龍女謂解  
謂飛昇皆由鮑全而影藉之則知庸妄之愚不足恠也  
夫神示而必求其人以寔之固鑿之甚者也令不問其  
人之果足以當斯祀與否而居然拾庸夫俗子之語見

之文章如危素所作廣靈王傳可為發一大噱矣者

廢奉化縣靈昌廟議示奉化令

奉化縣南五十里有靈昌廟焉以祀吳越內統軍胡進  
思予初不解進思何以祀奉化及閱舊志則進思次子  
慶由湖州遷居焉嗚呼進思也而祀之耶作廢靈昌廟  
議進思當賤時以屠牛出身吳越建國從軍得官文穆  
王元瓘嘗以宣州之師質于田氏進思從行文穆王嗣  
國以其為舊從也因為大將忠獻王弘佐立上統軍闕  
璠強廢而進思比之王欲殺璠令人謂進思曰今將除  
公與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而徐留公進思許之乃以  
璠為明州進思為湖州璠果怒進思曰老兵得為大州

幸矣不行何為璫受命卒留進思而殺璫是時國人以  
進思重厚寡言謂其贛也故存之忠獻王亦待之厚廢  
王弘侑立獨不禮焉進思恃迎立功千豫政事廢王斥  
之故授以州進思益怨一日問以殺牛事進思謂知而  
故辱之不如廢王無心也時時在家設忠獻位王被髮  
痛哭先嘗受福州將李達之賂使歸藩達歸而叛廢王  
責之進思恐廢王謀逐之事洩進思作亂囚王立忠懿  
王弘淑忠懿王既立進思勸以殺廢王不可進思乃使  
人自害之守者已受忠懿王密戒擊殺之廢王得無恙于  
是進思憂患忠懿王陽任之實不用未幾疽發背死其  
黨斜湏謀反詞連丞相弘億王寢不治而以弘億為明

州進思之本未如此乃讀其廟碑則曰弘侑暴疾荒淫  
公迎其弟立之嘆曰老臣不去族將赤矣謝病不出王  
數至第起之不獲分遺諸子渡江而次子得奉化石樓  
蓬萊之勝公歸又以錢氏內自相圖不得已復之抗則  
已變作癩疽而殞其言全然無據廟碑耗于龔參政茂  
良叅改正人不應通鑑俱未之見而作此荒謬之筆其  
所云謝病不出即指謀殺廢王不克之後也其所云內  
自相圖即指弘億蓋皆失其寔之詞也殆胡氏子孫自  
作顧奉化亦多文獻乃祀此弒逆之人而不知而居然  
載是碑于志中則可恠也攷成化寧波府志但列靈昌  
廟而不言所祀之人其後始偽為碑志以寔之淫祀有

如此者乎幸明府速斥而廢之庶釐正祀典之大節也  
大滌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抗守杜君

執事守越已新戴山先生之祠并其弟子令守杭而漳  
海講學之地適在禹航不可以無辨香天假之足與  
戴山俎豆稱佳對往者漳海最愛大滌山川之勝嘗曰  
大滌吾墓田地斯其魂魄固應戀此明矣竹垞但矜襟  
傳遍考宋時洞霄觀諸公以為此山之重宋之宮觀其  
人未嘗至山于洞天無豫也且竹垞所志亦不備如求  
備則章子厚嘗提舉斯宮矣何以黯之而始于楊文靖  
公也漳海大儒其寒芒在日星之間故不之祀而屑屑  
于提舉諸君亦何為者

翟參政以資政為提舉見于晁人讀書志而竹垞  
誤指為謨亦失考餘尚多

斯其事殆有待于執事也某嘗考大滌高弟曰何先生  
義兆名瑞圖即禹航產也曰呂先生漢憲名叔倫越產  
故相呂文安後人也漳海正命門人星散是二君者抱  
其遺書居山房終身不出以遺民終其節最高而世之  
罕有知者若祀漳海其配享必取其曾至大滌者達  
人莫如陳公卧子以大節也經苑則朱公康流以學術  
也風節則即數二公以能守遺書也更配以金陵從殉  
之四公亦足矣大滌函書中所列弟子蓋有本非弟子  
而竄名其中者不可不察也故及之

### 改正成仁祠祀典議示定海令

成仁祠之祀在翁洲為莫大掌故其與明初祀余闕福

壽之禮同也顧其事行于前令意則善而失之不學妄  
採里巷誣誕之言以報錄其人故其事偽其官爵偽其姓  
名無一不偽居然登之清洲志中而祠為謬祠志為穢  
志大決橫水洋之清流未足以洗其玷也其所以致此  
者盖由于黃斌鄉之私人欲劓斌鄉于祠中以毀定西其  
時遺老且盡故僨言得而持之故今祠中遂以斌鄉為  
首巋然居張國相之上而莫有先之者寃矣斌鄉既入  
于是翁之間風而起者妄以長平之國殤相繼闌入尸  
其事者不察遂至盈庭冒濫行之幾七八十年後生年  
少雖有疑之者而不敢言予則謂斌鄉之不當入祠也  
博採諸野史之言而可以了然諸不知名者之妄入也據

